高僧傳卷第五　義解二

梁會稽嘉祥寺沙門釋慧皎撰

廣

釋道安一
釋法和二
竺僧朗三
竺法汰四
竺僧光五
竺僧輔六
竺僧敷七
釋曇翼八
釋法遇九
釋曇徽十
釋道立十一
釋曇戒十二
竺法曠十三
釋道壹十四
釋慧虔十五

釋道安姓衛氏常山扶柳人也家世
英儒早失覆蔭為外兄孔氏所養年
七歲讀書再覽能誦鄉隣嗟異至年
十二出家神智聰敏而形貌甚陋不為
師之所重駈役田舍至于三年執勤

就勞曾無怨色篤性精進齋戒無
闕數歲之後方啓師求經師與辯意
經一卷可五千言安賫經入田因息
就覽暮歸以經還師更求餘者師
曰昨經未讀今復求耶答曰即已闇
誦師雖異之而未信也復與成具光
明經一卷減一万言賫之如初暮復
還師師執經覆之不差一字師大驚
嗟而異之後為受具戒恣其遊學至鄴
入中寺遇佛圖澄澄見而嗟歎與語
終日衆見形貌不稱咸共輕怪澄曰
此人遠識非尒儔也因事澄為師澄講
安每覆述衆未之愜咸言須待後次當
難煞崐崘子即安後更覆講疑難鋒
起安挫鋭解紛行有餘力時人語曰
漆道人驚四隣于時學者多守聞見
安乃歎曰宗匠雖邈玄旨可尋應窮
究幽遠探微奥令無生之理宣揚季
末使流遁之徒歸向有本於是遊方
問道備訪經律後避難潛于濩澤
太陽竺法濟并州支曇講陰持入經
安後從之受業頃之與同學竺法汰
俱憩飛龍山沙門僧先道護已在彼
山相見欣然乃共披文屬思妙出神

情安後於太行恒山創立寺塔攺服
從化者中分河北時武邑太守盧歆
聞安清秀使沙門敏見苦要之安辭
不獲免乃受請開講名實既符道俗
欣慕至年四十五復還冀部住受都
寺徒衆數百常宣法化時石虎死彭城
王石遵墓襲嗣立遣中使竺昌蒱請安
入華林園廣修房舍安以石氏之末國
運將危乃西適牽口山迄冉閔之乱人
情蕭索安乃謂其衆曰今天災旱蝗寇
賊縱横聚則不立散則不可遂復率
衆入王屋女林山頃之復渡河依陸
渾山木食修學俄而慕容俊逼陸渾
遂南投襄陽行至新野謂徒衆曰今
遭凶年不依國主則法事難立又教
化之體宜令廣布咸曰隨法師教乃
令法汰詣楊州曰彼多君子好尚風
流法和入蜀山水可以修閑安與弟子
慧遠等四百餘人渡河夜行值雷雨
乘電光而進前行得人家見門裏有
二馬柳柳間懸一馬篼可容一斛安
便呼林百升主人驚出果姓林名百
升謂是神人厚相接待既而弟子問何
以知其姓字安曰兩木為林篼容百

高僧傳卷第五　第三張　虔

升也既達襄陽復宣佛法初經出已
久而舊譯時謬致使深藏隱沒未通
每至講說唯叙大意轉讀而已安窮
覽經典鈎深致遠其所注般若道行
密迹安般諸經並尋文比句為起盡
之義乃指撥甄解凡二十二卷序致
淵富妙盡深旨條貫既叙文理會通
經義克明自安始也自漢魏迄晉經
來稍多而傳經之人名字弗說後人
追尋莫測年代安乃總集名目表其
時人詮品新舊撰為經録衆經有據
實由其功四方學士競往師之時征
西將軍桓朗子鎮江陵要安暫往朱
序西鎮復請還襄陽深相結納序
每歎曰安法師道學之津梁澄治
之鑪肆矣安以白馬寺狹乃更立
寺名曰檀溪即清河張殷宅也大
富長者並加贊助建塔五層起房
四百涼州刺史楊弘忠送銅万斤擬
為承露盤安曰露盤已訖汰公營造
欲迴此銅鑄像事可然乎忠欣而敬
諾於是衆共抽捨助成佛像光相丈
六神好明著每夕放光徹照堂殿像
後又自行至万山擧邑皆往瞻礼遷

以還寺安既大願果成謂言夕死
可矣符堅遣使送外國金箔倚像高
七尺又金坐像結珠彌勒像金縷繡
像織成像各一張每講會法聚輒羅
列尊像布置幢幡珠珮迭暉烟華乱
發使夫昇階履闥者莫不肅焉盡
敬矣有一外國銅像形製古異時衆
不甚恭重安曰像形相致佳但髻形
未稱令弟子爐治其髻既而光焰煥
炳燿滿一堂詳視髻中見一舍利衆
咸愧服安曰像既靈異不煩復治乃
止識者咸謂安知有舍利故出以示
衆時襄陽習鑿齒鋒辯天逸籠罩當
時其先聞安高名早已致書通好曰
承應真履正明白內融慈訓兼照道
俗齊蔭自大教東流四百餘年雖蕃
王居士時有奉者而真丹宿訓先行
上世道運時遷俗未僉悟自須道業
之隆咸無以匹所謂月光將出靈鉢
應降法師任當洪範化洽幽深此方
諸僧咸有思慕若慶雲東徂摩尼迴
曜一蹈七寶之座暫現明哲之燈雨甘
露於豐草植栴檀於江湄則如來之
教復崇於今日玄波溢漾重盪於一

代矣文多不悉載及聞安至止即往
脩造既坐稱言四海習鑿齒安曰彌
天釋道安時人以為名荅齒後餉梨
十枚正值衆食便手自剖分梨盡人
遍無參差者高平郄超遣使遺米千
斛脩書累紙深致慇懃安荅書云捐
米彌覺有待之為煩習鑿齒與謝安
書云來此見釋道安故是遠勝非常
道士師徒數百齋講不倦無變化伎
術可以惑常人之耳目無重威大勢
可以整羣小之參差而師徒肅肅自相
尊敬洋洋濟濟乃是吾由來所未見其
人理懷簡衷多所博涉內外羣書
略皆遍覩陰陽筭數亦皆能通佛經
妙義故所遊刃作義乃似法蘭法道
恨足下不同日而見其亦每言思得
一敘其為時賢所重類皆然也安在
樊沔十五載每歲常再講放光波若
未甞廢闕晉孝武皇帝承風欽德遣
使通問并有詔曰安法師器識倫通
風韻摽朗居道訓俗徽績兼著豈直
規濟當今方乃陶津來世俸給一同
王公物出所在時苻堅素聞安名每
云襄陽有釋道安是神器方欲致之

奈

以輔朕躬後遣苻丕南攻襄陽安與
朱序俱獲苻堅謂僕射權翼曰朕以
十万之師取襄陽唯得一人半翼曰
誰耶堅曰安公一人習鑿齒半人也
既至住長安五重寺僧衆數千大弘
法化初魏晉沙門依師爲姓故姓各
不同安以爲大師之本莫尊釋迦乃
以釋命氏後獲增一阿含果稱四河
入海無復河名四姓爲沙門皆稱釋
種既懸與經符遂爲永式安外涉羣
書善爲文章長安中衣冠子弟爲詩
賦者皆依附致譽時藍田縣得一大
鼎容二十七斛邊有篆銘人莫能識
乃以示安安云此古篆書云魯襄公
所鑄乃寫爲隸文又有人持一銅斛
於市賣之其形正圓下向爲斗橫梁
昂者爲升低者爲合梁一頭爲籥籥
同鍾容半合邊有篆銘堅以問安安
云此王莽自言出自舜皇龍集戊辰改
正即真以同律量布之四方欲小大
器鈞令天下取平焉其多聞廣識
如此堅勅學士內外有疑皆師於安
故京兆爲之語曰學不師安義不中
難初堅承石氏之亂至是民戶殷富

四方略定東極滄海西併龜茲南苞
襄陽北盡沙漠唯達靺一隅未能抗
伏堅每與侍臣談語未嘗不欲平一
江左以晉帝為僕射謝安為侍中堅
弟平陽公融及朝臣石越原紹等並
切諫終不能迴衆以安為堅所信敬
乃共請曰主上將有事東南公何不
能為蒼生致一言耶會堅出東苑命
安升輦同載僕射權翼諫曰臣聞
天子法駕侍中陪乘道安毀形寧可
參廁堅勃然作色曰安公道德可尊
朕以天下不易輿輦之榮未稱其德即
勅僕射扶安登輦俄而顧謂安曰朕
將與公南遊吳越整六師而巡狩涉
會稽以觀滄海不亦樂乎安對曰陛
下應天御世有八州之貢富居中土
而制四海宜栖神無為與堯舜比隆
今欲以百万之師求厥田下下之土
且東南區地地卑氣厲昔舜禹遊而不
反秦皇適而不歸以貧道觀之非愚
心所同也平陽公懿戚石越重臣並
謂不可猶尚見拒貧道輕淺言必不
允既荷厚遇故盡丹誠耳堅曰非為地
不廣民不足治也將簡天心明大運所

在耳順時巡狩亦著前典若如来言則
帝王無省方之文乎安曰若鑾駕必動
可先幸洛陽抗威蓄銳傳檄江南如
其不服伐之未晩堅不從遣平陽
公融等精銳二十五万為前鋒堅躬
率步騎六十万到項晋遣征虜將軍
謝石徐州刺史謝玄拒之堅前軍大
潰於八公西晋軍逐北三十餘里死
者相枕融馬倒殞首堅單騎而遁如
所諫焉安常注諸經恐不合理乃誓
曰若所說不堪遠理願見瑞相乃夢見
胡道人頭白眉毛長語安云君所注
經殊合道理我不得入涅槃住在西域
當相助弘通可時時設食後十誦律
至遠公乃知和上所夢賓頭盧也於
是立座飯之處處成則安既德為物
宗學兼三藏所制僧尼軌範佛法憲
章條為三例一曰行香定座上講經上
講之法二曰常日六時行道飲食唱
時法三曰布薩差使悔過等法天下
寺舍遂則而從之安每與弟子法遇
等於弥勒前立誓願生兜率後至秦
建元二十一年正月二十七日忽有
異僧形甚庸陋来寺寄宿寺房既迮

處之講堂時維那直殿夜見此僧從窓
隙出入遽以白安安驚起禮訊問其來
意荅云相為而來安曰自惟罪深詎可
度脫彼荅云甚可度耳然須更浴聖
僧情願必果具示浴法安請問來生
所往之處彼乃以手虛撥天之西北即
見雲開備覩兜率妙勝之報爾夕大
衆數十人悉皆同見安後營浴具見
有非常小兒伴侶數十來入寺戲須
臾就浴果是聖應也至其年二月八
日忽告衆曰吾當去矣是日齋畢無
疾而卒葬城內五級寺中是歲晉太
元十年也年七十二未終之前隱士王
嘉往候安安曰世事如此行將及人相
與去乎嘉曰誠如所言師並前行僕有
小債未了不得俱去及姚萇之得長安
也嘉時故在城內萇與苻登相持甚
久萇乃問嘉朕當得登不荅曰略得
萇怒曰得當言得何略之有遂斬之
此嘉所謂負債者也萇死後其子興
方殺登興字子略即嘉所謂略得者
也嘉字子年洛陽人也形貌鄙陋似
若不足本滑稽好語笑然不食五穀

清虛服氣人咸宗而事之往問善惡
嘉隨而應荅語則可笑狀如調戲辭
似讖記不可領解事過多驗初養徒
於加眉谷中符堅遣大鴻臚徵不就
及堅將欲南征遣問休否嘉無所言
乃乘使者馬佯向東行數百步因落
靴帽解棄衣服奔馬而還以示堅壽
春之敗其先見如此及姚萇害堅之日
有人於隴上見之乃遣書於萇安之潛
契神人皆此類也安先聞羅什在西
國思共講析每勸堅取之什亦遠聞
安風謂是東方聖人恒遙而礼之初
安生而便左臂有一皮廣寸許著臂
捋可得上下之唯不得出手又肘
外有方肉上有通文時人謂之為
印手菩薩安終後十六年什公方
至什恨不相見悲恨無極安既篤
好經典志在宣法所請外國沙門僧
伽提婆曇摩難提及僧伽跋澄等譯
出衆經百餘万言常與沙門法和詮
定音字詳覈文旨新出衆經於是獲正
孫綽為名德沙門論自云釋道安博物
多才通經名理又為之贊曰物有廣
贍人固多宰淵淵釋安專能兼倍飛

高僧傳卷第五　第十一張　廣

蒼沂龐馳名淮海形雖草化猶若
常在有別記云河北別有竺道安與
釋道安齊名謂習鑿齒致書於竺道
安道安本隨師姓竺後改為釋世見
其二姓因謂為兩人謬矣
釋法和榮陽人也少與安公同學以
恭讓知名善能標明論綱解悟疑滯
因石氏之亂率徒入蜀巴漢之士慕
德成羣聞襄陽陷沒自蜀入關住陽
平寺後於金輿谷設會與安公共登
山嶺極目周睇既而悲曰此山高聳
遊望者多一從此化竟測何之安曰
法師持心有在何懼後生若慧心不
萌斯可悲矣後與安公詳定新經參
正文義須之為晉王姚緒請住蒲坂
講說其後少時勅語弟子俗內煩惱
苦累非一乃正衣服繞佛礼拜還坐
本處以衣蒙頭奄然而卒時年八十矣
竺僧朗京兆人也少而遊方問道長
還關中專當講說嘗與數人同共赴請
行至中途忽告同輩曰君等寺中衣
物似有竊者如言即反果有盜焉由
其相語故得無失朗常蔬食布衣志

躭人外以偽秦苻健皇始元年移卜泰
山與隱士張忠爲林下之契每共遊處
忠後爲苻堅所徵行至華陰山而卒
朗乃於金輿谷崑崙山中別立精舍
猶是泰山西北之一巖也峯岫高嶮
水石宏壯朗創築房室製窮山美內
外屋宇數十餘區聞風而造者百有
餘人朗孜孜訓誘勞不告倦秦主苻
堅欽其德素遣使徵請朗同辭老疾
乃止於是月月修書餽遺堅後沙汰
衆僧乃別詔曰朗法師戒德氷霜
學徒清秀崑崙一山不在搜例及
後秦姚興亦佳歎重燕主慕容德
欽朗名行假號東齊王給以二縣租
稅朗讓王而取租稅爲興福業晉
孝武致書遺魏主拓跋珪亦送書
致物其爲時人所敬如此此谷中
舊多虎災常執仗結羣而行及朗
居之猛獸歸伏晨行夜往道俗無滯
百姓咨嗟稱善無極故奉高人至今
猶呼金輿谷爲朗公谷也凡有來詣
朗者人數多少未至一日輒已逆知使
弟子爲具飲食必如言果至莫不歎
其有預見之明矣後卒於山中春秋

八十有五時泰山復有支僧敦者本
冀州人少遊汧隴長歷荊雍妙通大乘
兼善數論著人物始義論亦行於世矣
竺法汰東莞人少與道安同學雖才
辯不逮而姿貌過之與道安避難行
至新野安分張徒衆命汰下京臨別
謂安曰法師儀軌西北下座弘教東
南江湖道術此焉相望矣至於高會
淨因當期之歲寒耳於是分手泣涕
而別乃與弟子曇一曇二等四十餘
人沿江東下遇疾停陽口時桓溫鎮荊
州遣使要過供事湯藥安公又遣弟
子慧遠下荊問疾汰病小愈詣溫溫
欲共汰久語先對諸賓未及前汰汰
既疾勢未歇不堪久坐乃乘輿歷廂
迴出相聞與溫曰風疾忽發不堪久
語比當更造溫悤悤起出接輿歸焉
汰形長八尺風姿可觀含吐蘊藉詞
若蘭芳時沙門道恒頗有才力常執
心無義大行荊土汰曰此是邪說應
須破之乃大集名僧令弟子曇一難
之據經引理析駁紛紜恒仗其口辯
不肯受屈日色既暮明旦更集慧遠
就席設難數番關責鋒起恒自覺義途

差異神色微動麈尾扣案未即有答遠
曰不疾而速杼軸何為座者皆笑矣
心無之義於此而息汰下都止瓦官
寺晉太宗簡文皇帝深相敬重請講
放光經開題大會帝親臨幸王侯公
卿莫不畢集汰形解過人流名四遠
開講之日黑白觀聽士女成羣及諸
稟門徒以次駢席三吳負袠至者千
數瓦官寺本是河內山玩公墓為陶
處晉興寧中沙門慧力啓乞為寺止
有堂塔而已及汰居之更拓房宇脩
立眾業又起重門以可地勢汝南世
子司馬綜第去寺近遂侵掘寺側重
門淪陷汰不介懷綜乃感悟躬往悔
謝汰卧與相見傍若無人領軍王洽
東亭王珣太傅謝安並欽敬無極臨
亡數日忽覺不悆乃語弟子吾將去
矣以晉太元十二年卒春秋六十有
八烈宗孝武詔曰汰法師道播八方
澤流後裔奄尒喪逝痛貫于懷可賻
錢十万喪事所須隨由備辦孫綽為
之贊曰淒風拂林鳴絃映壑爽爽法
汰校德無怍汰弟子曇一曇二並博
練經義又善老易風流趣好与慧遠

齊名曇二少卒汰哭之慟曰天喪回
也汰所著義疏并与郄超書論本無
義皆行於世或有言曰汰是安公弟
子者非也

釋僧先冀州人常山淵公弟子性純
素有貞操為沙彌時與道安相遇於
逆旅安時亦未受具戒因共披陳志
慕神氣慷慨臨別相謂曰若俱長大
勿忘同遊先受戒已後勵行精苦學
通經論值石氏之亂隱於飛龍山遊
想巖壑得志禪慧道安後復從之相
會欣喜謂昔誓始從因共披文屬思
新悟尤多安曰先舊格義於理多違
先曰且當分析逍遙何容是非先達
安曰弘贊理教宜令允愜法鼓競鳴
何先何後先乃與汰等南遊晉平講
道弘化後還襄陽遇疾而卒又有沙
門道護亦冀州人貞節有慧解亦隱
飛龍山與安等相遇乃共言曰居靖
離俗每欲匡正大法豈可獨步山門
使法輪輟軫宜各隨力所被以報佛
恩眾僉曰善遂各行化後不知所終

竺僧輔鄴人也少持戒行執志貞苦
學通諸論兼善經法道振伊洛一都

宗事値西晉飢亂輔與釋道安等隱
于濩澤研精辯析洞盡幽微後憩荊
州上明寺單蔬自節礼懺翹勤誓生
兜率仰瞻慈氏時瑯瑘王忱爲荊州
刺史藉輔貞素請爲戒師一門宗奉
後未亡二日忽云明日當去至于臨
終妙香滿室梵響相係道俗奔波來
者万數是日後分無疾而化春秋六
十因塟寺中僧爲起塔
竺僧敷未詳氏族學通衆經尤善放
光及道行波若西晉末亂移居江左
止京師瓦官寺盛闡講席建鄴舊僧
莫不推服時同寺沙門道嵩亦才解
相次與道安書云敷公研微秀發非
吾等所及也時異學之徒咸謂心神
有形但妙於万物隨其能言互相摧
壓敷乃著神無形論以有形便有數
有數則有盡神既無盡故知無形矣
時伏辯之徒紛紜交諍既理有所歸
愜然信服後又著放光道行等義疏
後終於寺中春秋七十餘矣竺法汰
與道安書云每憶敷上人周旋如昨
逝殁奄復多年與其清談之日未嘗

不相憶思得與君共覆蹤其美豈啚
一旦永為異世痛恨之深何能忘情
其義理所得披尋之功信難可啚矣
汰與安書數述數義令推尋失其
大製湮沒可悲

釋曇翼姓姚羌人也或云冀州人年十
六出家事安公為師少以律行見稱
學通三藏為門人所推經遊蜀郡刺
史毛璩深重之為設中食躬自瞻奉
見翼於飯中得一粒穀先取食之璩
密以敬異知必不孤信施得後餉米
千斛翼受而分施翼嘗隨安在檀溪
寺晉長沙太守騰含於江陵捨宅為
寺告安求一僧為綱領安謂翼曰荊
楚士庶始欲師宗成其化者非爾而誰
翼遂杖錫南征締搆寺宇即長沙寺
是也後互賊越逸侵掠漢南江陵闔
境避難上明翼又於彼立寺群寇既
盪復還江陵修復長沙寺丹誠祈請
遂感舍利盛以金瓶置于齋座翼乃
頂礼立誓曰若必是金剛餘陰願放
光明至于中夜有五色光彩從瓶漸
出照滿一堂舉衆驚嗟莫不以翼神

感當于尒時雖復冨蘭等見亦迴爲
歸眞也後入巴陵君山伐木山海經
所謂洞庭山也山上有穴通吳之包
山山既靈異人甚憚之翼率人入山
路值白虵數十畝遮行轍翼退還所
住遥請山靈爲其礼懺乃謂神曰吾造
寺伐材幸願共爲功德夜即夢見神
人告翼曰法師既爲三寶湏用持相
隨喜但莫令餘人妄有所伐明日更
往路甚清夷於是伐木泌流而下其
中伐人不免私竊還至寺上翼材已
畢餘人所私之者悉爲官所取其誠
感如此翼常歎寺立僧足而形像尚
少阿育王所造容儀神瑞皆多布在
諸方何其無感不能招致乃專精懇
惻請求誠應以晉太元十九年甲午
之歲二月八日忽有一像現于城北
光相衛天時白馬寺僧衆先往迎接
不能令動翼乃往祗礼謂衆人曰當
是阿育王像降我長沙寺焉即令弟
子三人捧接飄然而起迎還本寺道
俗奔赴車馬轟塡後罽賓禅師僧伽
難咃從蜀下入寺礼拜見像光上有

高僧傳卷第五　第十九張　廣

梵字便曰是阿育王像何時来此時
人聞者方知翼之不謬年八十二而
終終日像圓光奄然靈化莫知所之
道俗咸謂翼之通感焉時長沙寺復
有僧衛沙門學業甚著為殷仲堪所
重光善十住乃為之注解

釋法遇不知何人弱年好學篤志墳
素而任性誇誕謂傍若無人後與安
公相值忽然信伏遂投簪許道事安
為師既沐玄化悟解非常折挫本心
謙虛成德義陽太守阮保聞風欽慕
遙結善友修書通好施遺相接後襄
陽被寇遇乃避地東下止江陵長沙
寺講說衆經受業者四百餘人時一
僧飲酒廢夕燒香遇止罰而不遣安
公遙聞之以竹筒盛一荊子手自緘封
題以寄遇遇開封見杖即曰此由飲
酒僧也我訓領不勤遠貽憂賜即命
維那鳴搥集衆以杖筒置香橙上行
香畢遇乃起出衆前向筒致敬於
是伏地命維那行杖三下內杖筒
中垂淚自責時境內道俗莫不歎息
因之勵業者甚衆既而與慧遠書曰

吾人微闇短不能率衆和上雖隔在
異域猶遠無憂念吾罪深矣後卒於
江陵春秋六十矣

釋曇徽河內人年十二投道安出家
安尚其神彩且令讀書二三年中學
兼經史十六方許剃髮於是專務佛
理鏡測幽凝未及立年便能講說雖
志業高素而以恭推見重後隨安在
襄陽苻丕寇境乃東下荊州止上明
寺每法輪一轉則黑白奔波常顧解
有所從乃圖寫安形存念礼拜於是
江陵士女咸西向致敬印手菩薩或
問法師道化何如和上徽曰和上內
行深淺未易可測外緣所被多諸應
驗在吾一滞寧比江海耶以晉太元
二十年卒臨亡之日體無餘患上堂
同衆中食因而告別食竟還房右脇
而化春秋七十三矣著立本論九篇
六識旨歸十二首並行於世

釋道立不知何許人少出家事安公
為師善放光經又以莊老三玄微應
佛理頗亦属意焉性澄靖不涉當
世後隨安入關隱覆舟山巖居獨處不

受供養每稽思入禪輒七日不起如
此者數矣後夏初忽出山鵠集衆僧
自為講大品或問其故荅云我止可
至秋為欲令所懷粗訖耳自恣後數
日果無疾而終時人謂知命者矣
釋曇戒一名慧精姓卓南陽人晉外
兵部林陽令潜之弟也居貧務學遊
心墳典後聞于法道講放光經乃借
衣一聽遂深悟佛理廢俗從道伏事
安公為師博通三藏誦經五十餘万
言常日礼五百拜佛晉臨川王甚知
重後篤疾常誦彌勒佛名不輟口弟
子智生侍疾問何不願生安養誡曰吾
與和上等八人同願生兜率和上及
道願等皆已往生吾未得去是故有
願耳言畢即有光照于身容貌更悅
遂奄尒遷化春秋七十仍葬安公墓右
竺法曠姓睪下邳人寓居吳興早失
二親事後母以孝聞家貧無蓄常
躬耕壠畔以供色養及母亡行喪盡
禮服闋出家事沙門竺曇印為師印
明叡有道行曠師事竭誠迄受具戒栖
風立操卓尒殊群履素安業志行淵

深卭嘗疾病危篤曠乃七日七夜祈
誠礼懺至第七日忽見五色光明照卭
房戶卭如覺有人以手按之所苦遂愈
後辭師遠遊廣尋經要還止於潛青
山石室每以法花為會三之首無量
壽為淨土之因常吟詠二部有衆則
講獨處則誦謝安為吳興故往展敬
而山插幽阻車不通轍於是解駕山
椒陵峰步往晉簡文皇帝遣堂邑太
守曲安遠詔問起居并諮以妖星請
曠為力曠荅詔曰昔宋景修福妖星
移次陛下光輔以來政刑允輯天下
任重万機事殷失之毫氂差以千里
唯當勤修德政以賽天譴貧道必當
盡誠上荅正恐有心無力耳乃與弟子
齎懺有頃災滅晉興寧中東遊禹穴
觀矚山水始投若耶之孤潭欲依巖
傍嶺插閑養志郄超謝慶緒並結居
塵外時東土多遇疫疾曠既少習慈
悲兼善神呪遂遊行村里拯救危急
乃出邑止昌原寺百姓疾者多祈之
致効有見鬼者言曠之行住常有鬼
神數十衛其前後時沙門竺道隣造

無量壽像曠乃率其有緣起立大殿
相傳去伐木遇旱曠呪令至水晋孝
武帝欽承風聞要請出京事以師礼
止于長干寺元興元年卒春秋七十
有六散騎常侍顧愷之為作贊傳云
竺道壹姓陸吴人也少出家貞正有
學業而晦迹隱智人莫能知與之久
處方悟其神出瑯琊王珣兄弟深加
敬事晋太和中出都止瓦官寺從汰公
受學數年之中思徹淵深講傾都邑汰
有弟子曇一亦雅有風操時人呼曇一
為大一道一為小壹名德相繼為時論
所宗晋簡文皇帝深所知重及帝崩汰
死壹乃還東止虎丘山學徒苦留不止
乃令丹陽尹移壹還都壹荅移曰盖
聞大道之行嘉遁得肆其志唐虞之
盛逸民不奪其性弘方由於有外致
遠待而不踐大晋光熈德被無外崇
礼佛法弘長弥大是以殊域之人不
遠万里被褐振錫洋溢天邑皆割愛
棄欲洗心清玄遐期曠世故道深常
隱志存慈救故遊不滯方自東徂西
唯道是務雖万物惑其日計而識者

高僧傳卷第五　第十四張　廣

悟其歲功今若責其屬籍同役編戶
恐遊方之士望崖於聖世輕舉之徒
長往而不反虧盛明之風謬主相
之旨且荒服之賓無關天臺幽藪
之人不書王府幸以時審翔而後
集也壹於是閑居幽阜晦影窮谷時
若耶山有帛道猷者本姓馮山陰人
少以篇牘著稱性率素好丘壑一吟
一詠有濠上之風與道壹經有講筵
之遇後與壹書云始得優遊山林之
下縱心孔釋之書觸興為詩陵峯采
藥服餌蠲痾樂有餘也但不與足下
同日以此為恨耳因有詩曰連峯數
千里脩林帶平津雲過遠山翳風至
梗荒榛茅茨隱不見雞鳴知有人閑
步踐其逕處處見遺薪始知百代下
故有上皇民壹既得書有契心抱乃東
適耶溪與道猷相會定於林下於是
縱情塵外以經書自娛頃之郡守瑯
琊王薈於邑西起嘉祥寺以壹之風
德高遠請居僧首壹乃抽六物遺於
寺造金牒千像壹既博通內外又律
行清嚴故四遠僧尼咸依附諮稟時

人号曰九州都維郍後憇往吳之虎
立山以晉隆安中遇疾而卒即塟於
山南春秋七十有一矣孫綽爲之賛
曰馳詞說言因緣不虛惟茲壹公綽
然有餘譬若春圃載芬載榮條被猗
蔚枝榦森踈壹弟子道寶姓張亦
吳人聦慧夙成尤善席上張彭祖王
秀琰皆見推重並著莫逆之交焉
釋慧虔姓皇甫北地人也少出家奉
持戒行志操確然憇廬山中十有餘年
道俗有業志勝途者莫不屬慕風彩
羅什新出諸經虔志存敷顯宣揚德
教以遠公在山足紐振玄風虔乃東
遊吳越矚地弘通以晉義熈之初投
山陰嘉祥寺克己導物苦身率衆凡
諸新經皆書寫講說涉將五載忽然
得病寢疾少時自知必盡乃屬想安
養祈誠觀世音山陰北寺有淨嚴尼
宿德有戒行夜夢見觀世音從西郭
門入清暉妙狀光映日月幢幡華蓋
皆以七寶莊嚴見便作礼問曰不審
大士今何所之荅云往嘉祥寺迎虔
公因尒無常當時疾雖綿篤而神色

平平有如恒日待者咸聞異香久之
乃歇度既自審必終又覩瑞相道俗
聞見咸生歎羡焉

高僧傳卷第五

丙午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高僧傳卷第五　第二七張　廣

東夲